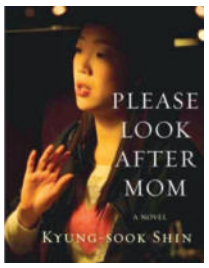
新京报
2012年3月17日 星期六

【文坛动态】

韩国作家获新一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请照顾我妈妈》
英文版
Weidenfeld&
Nicolson出版社
2011年出版

申京淑 韩国小说家，被誉为韩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神话。1985年，以中篇小说《冬季寓言》入选《文艺中央》新人文学奖，从此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钟声》、《草莓地》等，长篇小说有《单人房》等。曾获《韩国日报》文学奖、韩国李箱文学奖等。

日前，2011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在香港揭晓，韩国畅销女作家申京淑凭借《请照顾我妈妈》最终胜出，她将获得3万美元的奖金，而此书的英文译者将获得5000美元奖金。据悉，这是首位女性作家，也是首位韩国作家摘此殊荣。一直被寄予厚望的中国作家阎连科的《丁庄梦》惜败该奖项。

《请照顾我妈妈》讲述的是一个母亲在某个下午从首尔地铁站走失，家人为此寻找，并重新意识到母亲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故事。因为母亲的消失，家人重新获得走近和了解她的契机。小说使用了多种视角，结构活泼而新颖，充满对一个时代的韩国传统家庭生活的洞察。该书也早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

颁奖词中，这本小说被评价为："这个寻找妈妈的故事，不仅让你意识到母亲的存在，也体现出一个韩国的家族内部，传统和现在的相互交融。这本小说通过非常活泼的叙事结构，叙述一个家族的内在生活。是一个让人心有所动、惊奇而精巧的故事。"组织委员会委员长David Parker教授表示，这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是韩国式的，也是普世的，它会在世界各处受到喜爱。"

当天的获奖感言中，申京淑表示，当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高速时代，一两分钟内，这个地球的故事就可以从此端分享到彼端，所以她希望自己能传递出对生命的省察和感动，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打动人心。她表示这个故事，"和很多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能给自己身陷苦痛、悲伤时以安慰。希望这个故事能为陷入大的哀伤的人而存在。"获奖感言中，她还提及中国遣返脱北者回朝鲜的事，认为这是一个如何处理面对危险的人的故事。

在韩国，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并不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奖项，在申京淑获得此奖项后，有韩国媒体分析，这将有助于该奖项在韩国获得更多影响力。申京淑是一个多产畅销书作家，该书是她的第八本小说。在人口不到5000万的韩国，已经卖出193万本，并创下韩国文学出版史上"最短时间突破一百万册"的销售纪录。

除中国阎连科的《丁庄梦》和申京淑的《请照顾我妈妈》外，还有5位作家作品入围该奖项，他们分别是日本吉本芭娜娜的《湖》、印度作家阿米塔夫·戈什的《烟河》、印度作家Jahnavi Barua的《重生》、印度作家拉胡尔·巴塔查里亚的《追寻者的聪明伙伴》和巴基斯坦作家Jamil Ahmad的《流浪的猎鹰》。创立于2007年的"亚洲文学奖"目前已颁出4届，其中前三届都给了中国作家，分别是毕飞宇、苏童和姜戎。 **编译：于丽丽**

【北京现场】

我对人性持悲观态度

《冷皮》作者皮尼奥尔反思战争、历史和人性

西班牙作家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

3月15日晚上，西班牙作家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在塞万提斯学院与中国女作家林白举行了一场对谈。皮尼奥尔是在"书虫国际文学节"背景下来到中国的，他将在17、18日中午参加"书虫"的两场活动，畅谈他关于观念的旅行、"人与怪物"等话题的看法。

皮尼奥尔1965年生于巴塞罗那，是一位专注于非洲研究的人类学家。然而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却是小说。2003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冷皮》出版，这部以加泰尼罗亚语写作的小说很快被翻译成西语，并随即为他赢得了"批评之眼"文学奖，迄今已被翻译成38种语言。

《冷皮》的主人公是一名爱尔兰青年，他厌倦了城市生活，决心到南极附近的一个荒岛上当一名气象员。当他抵达小岛时，发现他的前任气象员已不知所踪，岛上只有一个叫巴蒂斯的半疯的灯塔看守人。这位无名的主人公到达小岛的第一个晚上，就遭到了一群海怪的猛烈袭击。在这个任何航线都不经过的孤岛上，为免于葬身怪物之口，两人只有合作坚守灯塔，与海怪进行残酷的厮杀。巴蒂斯驯养了一个女海怪，有着冰冷的皮肤和比人类女性更美的外表，主人公渐渐对她产生依恋，而与女海怪的接触让他发现她其实和人类一样拥有感情。然而海怪与人的战争仍在继续，险恶的环境与日夜的厮杀中，理智与野蛮、人性与兽性的界限日益模糊，和解也成为不可能……

我们首先可以把《冷皮》看作一部类型小说，它包含了荒岛生存、探险、惊悚、畸情（故事中人与海怪的恋情）等颇具"看点"的元素——这或许解释了这本以加泰尼罗亚语写成的小说何以会被如此广泛地翻译。但同时，像所有具有文学抱负的类型小说一样，精彩或惊悚的故事情节往往是高度寓言性的。

《冷皮》显然是一部极具寓言色彩的小说，故事中人类与海怪的战争无疑是人类社会中真实战争的指涉。皮尼奥尔谈到，他在非洲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直接地影响了他的写作。他在刚果目睹了独裁主义者的残暴、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种族屠杀的血腥，然而，令他深感痛心的是，西方社会对此漠不关心，尽管有300万人在刚果的内战中死去。

人类已在地球上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人类历史上始终战争不断。《冷皮》所要处理的正是这个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重大问题，尽管它并没有想去探讨战争起源的野心，但它却正确地暗示出，陷入战争的双方想要取得和解是多么的困难。皮尼奥尔说，在每一次战争中，一方都会将另一方描述成怪物，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战争合法化了。取得和平与和解是因难的，因为和平需要运用理性，需要去和对方交谈。在《冷皮》中，主人公通过与女海怪的接触突然意识到，这些长相怪异的、凶残的海怪其实也拥有和人一样的情感，它们或许和人类并没有那么的不同，因此试图寻求与它们和解。然而，和解的计划因为巴蒂斯的疯狂而功败垂成，巴蒂斯死于海怪的攻击，而当新的气象员来到小岛时，他会发现一个新的巴蒂斯，新的循环复又开始……这个情节设置最好地体现了作为人类学家的皮尼奥尔对人性的看法。他说，"我认为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对人性总体上是悲观的。因为人类很少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回顾20世纪，我们应该很难反对皮尼奥尔的观点，尽管从文学的角度看，他所运用的隐喻并不算微妙，但微妙或许不可避免会减弱批判的力量。

本报记者 吴永熹

《冷皮》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著
译林出版社
2009年出版

责编 吴永熹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赵琳